

月光情愫

夏日的夜晚,天气燥热。不习惯开 空调的我闭着眼,心绪不宁地辗转难 眠。不知过了多久,似睡非睡中睁开朦 胧的双眼,惊讶地发现,窗户外悬着大 而圆的月亮,地上洒满了月光。惊喜 中,困意全无。我起身下床,踱步到洒 满月光的客厅,四周沉寂安详,没有风, 没有声响,只有一轮清静明朗的月亮挂 在天空。我对着月亮发出感叹:年年月 光,今日还月光。我注视良久,浸润着 不易察觉的淡淡欢喜,只觉得烦躁之念 顿去,清静之感顿生。月光以它超凡脱 俗之美,让我神怡气静。回到卧室,我 在安宁中慢慢入睡。一觉醒来,已是清 晨的鸟语花香。

我对月亮的喜欢来自童年。那时 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遮挡,月光总是 洒满地上的角角落落。因为电灯下的 生活远不如月亮地里好玩,所以月亮成 了童年的玩伴。三五成群的小孩凑到 一起,在月光下玩游戏。玩着玩着,发 现人走到哪里,影子就跟到哪里。于是 游戏就变成了"踩影子",谁的影子被踩 到就要受罚。一直玩到月亮高高挂起, 远处传来家长焦急的喊叫声,我们才意 犹未尽地各回各家。如果赶在夏天,妈 妈就会准备好洗澡水,等着我们洗漱完 了,换上清爽的衣服,然后呼呼大睡。 而妈妈还要洗完我们的脏衣服,才能休 息。这些辛苦只有月亮看在眼里。

那时不像现在,丰富多彩的娱乐活 动太少了。同院的赵奶奶讲的故事让 单调乏味的童年生活有了光和色。我 们巴不得天天听故事,可是老人很有意 思,她和我们几个孩子约定,有月光的 晚上才会讲故事。那时我们还不懂得

喜欢月亮,只是觉得它来的时候我们才 能听故事,所以它不来的时候,我们就 分外思念它。

刮风下雨的晚上,小孩子是不准出门 的。每逢这时,我就会想起月亮。这样风 雨飘摇的天气,月亮躲到哪里去了? 我拉 开屋里的电灯,想看看月亮是不是躲在黑 云里。我想问问家里的大人, 月亮是不是 害怕了?它还会出来吗?可他们各忙各 的,没人注意到我的问题。我就这么少心 没肺地想下去,一直到有月亮的时候,心 里的牵挂才会释怀。

关于月亮的传说,有很多文字记 载。我记不了那么多故事,只知道月亮 是清冷的,它不像太阳那样炽热,它只会 冷静地俯瞰大地。不管人间发生什么悲 欢离合,它都是一种神态。奶奶说,它在 天上早就看透了人间的一切。也许就是 因为月亮这种处事不惊的表现,古往今 来,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画, 开怀畅饮。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把对亲 人和家乡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一 年,一场运动刚刚开始,父亲不能回家。 八月十五的晚上,妈妈牵着我的手,沿着 父亲往常回家的那条路,早早等在十字 路口。清凉的月光下,满心的期待支撑 着深情的凝视。路很长很长,风很凉很 凉,直到彻骨的失望包裹了全身,才一步 一回头地返回。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 朦胧的路灯,以及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 依然对清凉的月光有一种怯意……

最不能忘怀的是农村的月夜。在乡 下插队时,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都舍不 得早早入睡。看着浅浅的月光流进村 庄,挤进裂缝的门窗,趴在小伙伴身旁。

它就那样趴着,悄无声息,直到睡觉的人 翻身醒来。记得一个冬天,我和同伴准 备坐队里的拉粪车赶往回家的路。夜很 深,也很静,一个低沉的乡音把我们从梦 中唤起,坐上了晃晃悠悠的拉粪车。车 在路上颠来摆去,驱走了寒冷和困意。 月光下看万物,醉醺醺地游荡在朦胧 中。心弦被无形地拨动了。我抬头望着 月亮,深深地吸气,让寒冷的空气胀满胸 膛。我和同伴渐渐兴奋起来,大声说笑 着,将少年的浪漫任意抛洒。

那时,生产队常常会在月圆之夜安 排到田里干活。月光下,地里的庄稼和 白天一样清晰,而且晚上比白天更出活 儿。最有意思的是在有月光的夜晚浇 地。哗哗的流水被月色染得白晃晃的, 与月亮一样亮而反光,不由产生一种想 象,是河水把月亮送到身边,月亮离我 们并不遥远。有一次,一个男生禁不住 月光的诱惑,在水缓缓流进田地时,拉 起了小提琴。其实,在平日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听到他拉的琴声,早已习以为 常。可站在万籁俱寂的田野里,月光下 传来如泣如诉的琴声,此情此景,谁会 不陶醉呢?声音落在水面上,激起一层 层的波纹,月色下流光溢彩。这是多么 美妙的画面,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憧憬。 面对艰苦的环境,还有什么烦恼放不下

很多年后,在剧院听到这种曲调, 触景生情,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月光下 的琴声,原来这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 曲》。失聪的贝多芬,坚强的音乐家,你 用心和灵魂勾勒出月光的美,让悲怆和 欢欣从生命中流淌,有一种甜甜的、苦 苦的人生滋味割舍不断。噢,因为懂

得,才会热泪盈眶。

秋日的月亮格外清亮,是一年中最 美的赏月时节。我陪着一位好友在这 明晃晃的月夜到大山里住了两个晚 上。我们不仅是为了赏月,她刚刚经历 了一场家庭变故,我想让她在这里把沉 重的寂寞从心里撵走。

我俩借着月光爬上山坡,分别站在 -处山包上。向北望去,北山的月亮若 隐若现。山顶没有树,光秃秃的石堆被 月光照得雪白。她站在那里,逆着光, 一动不动,像月光镀亮的雕像。我忍不 住喊她,她转过头来,朝向这一边,看不 清脸,我们久久对视着,无语。躲开繁 华,远离喧闹,在这个深山里的月光下, 无论是残破的古城墙,还是四野八荒的 风,都可以让我们生出不一样的情感。 仰望浩瀚的星空和鬼斧神工般的崇山 峻岭,你能感觉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和脆 弱。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平坦辽阔 的大平原,安放不下一个人的甜酸苦 辣,而在这深山旷野中却能激发出对人 生的思索。思索的结果就是好好活着 就会有意义。即使心中依然会有无奈 和挣扎,但是我们看到了通往山外的路 在月光下延伸,显得明亮而通畅。月亮 渐渐沉下去,夜色更浓了,对面传来她 的歌声,我知道,我们是时候回去了。

又是一个月光之夜,我坐在书桌前 写完了《月光情愫》。此时天已很晚了, 我关掉灯,月色如水。它轻轻拂过我的 面颊,拂过我的发丝,像是表达一种情 意。一阵小风吹过,有些凉意,到了该 休息的时候了。可是我不急,这么好的 月色要慢慢欣赏,好好享受它的寂静和





九三阅兵赋

坤舆矩阵,瀚海龙翔;寥天凌锐,穹 宇舟航。时值乙巳之年,九三纪念日 至,华夏大祀于戎;且乎乾坤无极,炎黄 盛举若狂。天安伟丽,华表云祥;金水 毓彩,御桥辅煌。抗战胜利八十年,千 古铭记;敬升鸿典几代人,万国朝邦。

观夫仪仗肃穆,礼炮烜赫,军阵恢 宏,虎贲骁勇。花坛花柱花篮,异彩纷 呈;国旗国徽国歌,同耀煌烨。受阅方 队,严阵以待于十里长街;观礼层台,翘 首引颈于万丈城阙。四十位国际政要 观礼,盛世壮举;五万名各界嘉宾见证, 高光时刻。

企而朝辉满地,钟鼎排空;铮言若 铁,气贯如虹。十四年奋斗,艰苦卓绝; 三千余万死难,悲壮沉雄。卓卓兮时代 强音,欣欣兮旸乌旭东。檄文豪迈,风 云激荡;泱泱大国,自信从容。

继而统帅校阅,大简之于车徒;将 士激昂,蓄势之于貔貅。振旷世万邦之 魄, 忾殖民百年之仇; 扬坚甲三军之威, 施鸿治千载之猷。龙威虎震,排山之力 撼五岳;山呼海啸,倒海之势贯九州。

顷刻,号令一声震天地,标兵就位; 军乐乍响颤宇寰,风行雷厉。昂首阔步, 坚定勇毅;威武雄壮,整齐划一。梯队编 成,按作战序列;队形板块,如刀切斧 劈。步履铿锵,虽百步而不差分毫;目光 如炬,令强虏皆不寒而慄。平型关上有 身影,台儿庄前曾捐躯;百团大战人犹 在,长沙浴血洗战旗。英雄与功勋同在, 历史与现实交集。八十面荣誉旗帜,迎 风招展;四十五兵种方队,所向无敌。

俄尔,机械方阵,整装入场;钢铁洪

流,锐不可当。引擎轰鸣,大地颤抖;履 带碾压,巨兽震响。国之重器,民之脊 梁,兵之利剑,军之阵仗。硬实力、打击 力、威慑力,力震东洋宵小;秩序感、科 技感、命运感,撼动南亚诸邦。东风快 递,陆战之王,舰载弹射,霹雳巨浪。更 有信息支援,航天北斗,网络空间,智能 高仿。大杀器、高精尖,现行装备;新技 术、压舱石,全新亮相。

倏臾, 宇泻蓝焰, 空现彩弧; 机群呼 啸,划破穹庐。多机编队,护旗凌空;八 零图案,旋翼字符。模块化、体系化编 组,机型臻选主战之列;密集型、疏散型 配置,战力已是霄壤之殊。龙吟九域, 鹏举重霄;迅若雷霆,势如破竹。剑指 苍穹,米秒不差;风卷残云,万众惊呼!

值此庄严时刻,昭世宏篇;大国智 慧,全球凛然。卢沟枪声犹在耳,南京 屠城血还鲜;东北将士腹中草,西南子 弟出乡关。鄙矣! 日耳曼换成盎格鲁, 嗜血成性;大东亚换成环亚太,妄构岛 链。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以武止戈,以战止战。"今见得:金戈铁 马,碧海蓝天;万众一心,八面威严。"振 长策而御宇内",战略考量;张实力而制 台独,民族情缘。破局西方围堵,重塑 亚太秩序,团结世界朋友,激励国民信 念。从历史悲情到战略自信之时代终 结,从卡脖突围到自主发展之硬核答 卷。国威军威,凭实力而诠释;东海南 海,非亮剑难居安。大国博弈底气,世 界和平中坚;王师三军雷动,一统万里 江山。

壮哉!



七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感怀

卢沟晓月鉴沧桑,倭寇寻衅焰嚣张。 平型关前摧神话,台儿庄上斩豺狼。 百团霹雳惊寰宇,四行孤军恸八荒。 浴血终雪民族耻,红旗漫卷慰炎黄。

观九三阅兵有感

电视屏幕骤然亮起 一道璀璨光芒 天安门前 长安街上 猎猎战旗迎着东风劲舞 钢铁方阵如奔腾的洪流

他们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步履铿锵 信仰如磐照亮那征途迢迢 劈开晨曦的光芒 似烈火燃烧在胸膛 每一次踏步是震撼大地的鼓点 每一个动作都是整齐划一的诗行 那一道道身影是巍峨的山峰 挺拔的脊梁 坚毅的脸庞写满了忠诚与担当

铁甲闪耀着凛冽的寒光 彰显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战机如银色闪电 呼啸划破天际 拉出绚丽彩烟 绘就壮丽图景 书写盛世华章

震撼 雄壮 威武 彰显中华的伟大 展示着民族的力量 国人为之骄傲振奋

白发老兵眼眶蓄满热泪 孩童挥舞国旗尽情欢畅 纯真笑靥绽放希望光芒 我的胸膛热血如岩浆奔腾 爱国豪情似火山猛烈偾张 在这伟大的时刻 我与祖国同频共振





俺村人喝水,认准西头老槐树底 下那口老辘轳井。井台不过三块青石 板拼成,磨得中间凹下去,滑溜溜映着 人影。井口石头砌得厚实,黑黝黝的, 缝隙里生着暗绿的苔衣。那木头辘轳 架子,不知是哪辈祖宗的手艺,早叫汗 手、泥手、风霜雨雪盘出了深沉的乌亮 和裂缝,像个弯腰驼背却筋骨犹在的 老伙计。垂下井口的那卷粗麻绳,皮 实得很,末端拴着个笨重的柳罐,平日 里就在黑咕隆咚的井筒子里悬着。

这辘轳,是全村人的命根。每日 天蒙蒙亮,井台旁便排起了人龙。扁 担挑着空桶,"咣当""咣当"响,敲碎 了晨雾。张寡妇筐里的湿衣裳,水珠 子滴滴答答,先一步润湿了井台沿 儿。王豁子胳肢窝夹着瓦盆,里头俩 青皮萝卜,搁在脚边等着过水削泥。 人挨着人,汗味儿、泥土味儿、隔夜的 疲倦味儿,搅和在一处,又被井口那 股子湿凉的地气给冲淡了。

"吱扭——吱扭扭!"谁家汉子率 先攥住了辘轳把儿。那木头把儿磨 得油光水滑,攥在手里温吞厚实。汉 子佝偻着腰,膀子上的筋肉一疙瘩一 疙瘩地滚,脖颈上青筋暴起,绞着那 盘沉甸甸的麻绳。麻绳湿漉漉地绷 紧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拧着 劲儿从深不见底的黑暗里往上拽。 猛然间,底下深处隐约传来"扑通"一 声水响,像是柳罐终于撞破了水面。 汉子喉头滚动,喘得像头牛,手上却 加了把狠劲,那湿淋淋、沉甸甸的柳 罐便一寸寸露出井口,"哗啦"一声, 清亮亮的水倒进桶里,溅起一片珠 玉,"叮叮咚咚"。一股子带着地底岩 石缝里才有的凉气,猛地扑在人脸 上,激得人一哆嗦。

这井水,甜!不是糖的腻甜,是土 地骨子里的清甜,喝一口,喉咙眼儿里 像抹了层薄薄的薄荷油,一路凉到胃 里。夏日里,从地里顶着毒日头回来, 撂下锄头直奔井台,抱起瓢舀那刚从 柳罐倒进桶里的凉水,"咕咚咕咚"灌 个饱,那才叫一个透脱! 五脏六腑里 的燥火,"滋啦"一声,全叫这凉津津的 甜水浇灭了。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

都透着舒坦。

那辘轳把儿,油光水滑,不知被多 少代人的手掌磨过,留下深浅不一的 凹痕。留下印记最深的,是疤瘌眼的 爹——老赌棍王三。他输狠了,便蹲 在井台边的老槐树下,指望着翻本。 铜钱儿从他汗津津、粘着泥巴的手里 抛出去,落在磨得水亮的青石板上, "当啷啷"一阵脆响,打着滚儿。赢了, 他那张枯树皮似的脸便挤出点怪异的 笑;输了,眼神便像死鱼肚皮一样灰 败。有时输红了眼,他便恨恨地跺那 井台,震得辘轳架子微微摇晃,柳罐在 井里轻轻磕碰几下井壁,发出空洞的 回响。更多时候,他双手死死抠着冰 凉的辘轳把儿,指甲缝里嵌满了木刺 与汗渍,仿佛那是他沉沦世界里唯一 不敢摇晃也摇不动的根基。

年深日久,那辘轳把儿上的油光 里,渗进了王三掌心的绝望,留下一道 道被指甲抠出的白痕。

赵家奶奶走的那年,天干得邪 乎。毒日头悬在当空,白花花一片。 地里的土坷垃硬得像石头,一脚下去, 腾起一股焦煳的烟尘。河沟底早已裂 开婴儿拳头宽的口子。村里仅存的几 口浅井,淘上来的都是黄泥汤子,稠得 插得住筷子。

唯有这槐树下的辘轳老井,柳罐 吊上来的水,依旧清冽如初,只是那绞 动麻绳的"嘎吱"声更沉更涩了,像老 牛拉破车。打水的人,佝偻的脊背几 乎要弯成一张弓,绞上一罐水,喘息声 粗重得像扯破风箱。清亮的水倒入桶 里,那"哗啦"声却似铁锤砸在人心上, 沉重无比。人们默默排着队,桶底挨 着桶底,连喘息都压得低低的。这井 水,成了全村人熬过这场大旱的命脉, 每一滴都金贵。

赵家奶奶咽气前,昏迷了一天一 夜,嘴唇干裂得翻起白皮,露出一道道 血口子。她儿子,铁塔似的汉子,红着 眼,端着一碗刚从柳罐里倒出的井水, 凑到老娘嘴边,用棉絮蘸饱了那带着 井壁寒气的清亮水珠,一遍遍,极其小 心地润在那干枯如旱地般的嘴唇上。 冰凉的水珠滚落,渗进老人脸上纵横

交错的深深皱纹里。说来也奇,昏迷 中的老人喉咙竟微微动了一下,发出 一丝极细微的呜咽,仿佛这来自大地 深处的冰凉甘泉,猛地刺穿了昏昧,唤 醒了她魂灵深处最后一丝对尘世的念 想。她到底没能再睁开眼,只是儿子 手中那碗井水,终究算是沾湿了她的 归途,送了她一程。

后来,通了自来水。白亮的管子 爬进了家家户户的灶房、院子。拧开 龙头,水便"哗哗"地流。新崭崭的玩 意儿,便利是真便利。老辘轳井便慢 慢地撂荒了。井台上渐渐蒙了厚厚一 层灰土,缝隙里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一副要吞了石台的架势。木头辘轳架 上的乌亮彻底黯了,朽了,裂着大口 子。麻绳霉烂发黑,如同死蛇般盘踞 在摇摇欲坠的辘轳上。那笨重的柳 罐,不知何时沉了底,再也没人想着把 它捞上来。

偶尔有半大孩子淘气,跑去摇那朽 烂的辘轳把儿,架子"吱嘎嘎"怪响,像 是要散架,井口传出几声空洞沉闷的回 音。孩子们便撇撇嘴,一哄而散。

再没人记起柳罐撞破水面的"扑 通"声,记不起那井水曾怎样清甜地浇 灭过五脏六腑的燥火,又怎样在绝望 的赌徒手下摇晃,怎样无声地送走垂 死的老人。它像一件被虫蛀空的老家 具,被彻底遗忘在时光的角落里。只 有那虬枝盘曲的老槐树,还沉默地守 着它。树皮裂得更深了,片片斑驳,一 如井台上那三块磨穿了心肠、沉默不 语的青石板。

月光清冷的夜晚,偶尔有风路过。 井台上稀疏的枯草瑟瑟发抖。一丝不 易察觉的呜咽,仿佛从地脉深处幽幽传 来,又或许是朽烂的麻绳摩擦着干涩的 辘轳轴,在清冷的月光下发出最后的呻 吟。那声音细若游丝,像土地一声悠长 的叹息,又似老井残存的魂魄在无人知 晓的角落里,最后一次舔舐自己的伤 口。石板缝隙幽幽地吸着寒气,无声地 铭记着所有绞人麻绳的汗、滴落井台的 一它们已在地下深处,与古老的岩 层长成了一体,成了这土地永不愈合的 一道隐秘的掌纹。



李家大院与关牧村小学

一天去劳动桥买灯具,在劳动街 40号教育胡同,又一次看了位于劳动 桥南路东青年公寓后面的李家大院,这 个胡同不少房子,包括楼房都打上拆迁 字样。听周边的群众说,李家大院周围 的建筑马上就要拆迁,为的是保护文 物,包括卫河边的老字号中药房。

李家大院在2005年12月被批准为 新乡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地 名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2022年列 为大运河新乡段国家文化公园核心保

女中音歌唱家、中国音协副主席关牧 村,1953年11月6日出生在这里并度过美 好的童年。她的姥爷李俊甫是李氏家族 成员,住在这个大院。母亲李芳芗从小受 父亲疼爱,为她买来钢琴,请来德国外教 辅导,后来成了一名音乐教师在牧村小学 教音乐。关牧村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她 的母亲,她的名字也是因为母亲在牧村教 学而起的。有人说她是出生在牧村,这都 是误传,实际上是出生在李家大院。试 想,一个大家闺秀,父亲疼爱有加,怎么会 让自己的女儿在没有医疗卫生条件保障 的农村生孩子。关牧村的父亲关绍甄祖 籍辽宁沈阳,锡伯族。新中国成立前参加 过国民党,是一个师长的副官,新中国成 立后在平原日报社工作,后来因为历史问 题失业流放到外地。生活无奈全家搬到 天津,母亲在她10岁时因病去世,关牧村 和弟弟关牧野相依为命,靠拾煤块儿、捡 菜叶度日。经历这一段磨难,关牧村发奋 努力,从一名工厂宣传队歌手成长为著名 歌唱家。当年我在空军天津某部政治部 任干事,后来调到空军医院。逢年过节, 关牧村随天津市慰问团到部队慰问演出,

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黑布

鞋,扎一双齐肩的辫子,朴实无华。唱的 歌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打起手鼓唱起

李家大院始建于清末,是布匹商李 裕达兄弟合建,属两层砖木结构,原来有 6个院落,现在只剩下东、西、南3个。2 楼有连廊相通,堂屋有地下室。房屋下 层全部整石基础,窗户有砖雕。大门向 东,是木刻垂花门楼,匾额上写有"为人 民服务"字样,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 经是教育局所在地,所以胡同的名字叫 教育胡同。东院1937年新建,吸收了欧 式元素,有砖刻拱券、木雕垂柱连龙,成 为新乡民国时期民居典范。

平原路180号原来是红旗区北街 小学,与李家大院一墙之隔,2022年更 名为关牧村小学。这个学校是1857 建校,原名眼光庙学堂,有百年校史, 是全国体育示范学校、省乒乓球训练 基地。

说到北街小学,不能不让我想起这 样一件事。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 红旗区文化馆馆长樊艺青是市人大代 表。我分管教科文卫工作,她向我反 映,北街小学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周边 单位厕所粪便溢出流到学校,地上随处 可见蛆虫,孩子们上课都是老师穿长腰 雨靴背他们上教室。我把樊艺青反映 的这个问题,向当时分管的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李文生反映后,立即 组织了市、区政府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亲 临视察,很快形成决议,北街小学由市、 区两级政府投资,加高学校地面,新建 教学楼。这件事得到学校、教师、家长、 社会的一致好评,我也一直铭记在心。 2023年1月,李文生病逝,我专门写文章 悼念时还提到这件事情。